

论阿尔都塞历史观的基本思想

刘天喜, 奚继冉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 阿尔都塞是西方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文章以阿尔都塞的文本为依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比较全面地阐释了阿尔都塞的历史观。笔者认为,阿尔都塞以“保卫马克思”、批判一切“经验论”和“目的论”为理论目标,以结构主义为主要工具,提出和论述了社会的基础是无主体的生产方式,社会是既与的多元的复杂整体,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等思想观点,建立一个与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科学主义的历史观。

关键词: 阿尔都塞; 历史观; 生产方式; 无主体

中图分类号: B565.59 **文献标志码:** A

0 引言

阿尔都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流派之一——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对于阿尔都塞的研究,我国的理论界已开展多年,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可是在阿尔都塞历史观的研究方面,学术界重视不够,大多研究者也只是从与人道主义对立的视角界定其社会历史观的理论性质。鉴于此,本文从阿尔都塞的文本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试图从社会基础、社会结构及社会发展等方面论述阿尔都塞的历史观。

阿尔都塞历史观的形成时期,正是斯大林主义的神话被打破、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兴盛发展,主导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时期。阿尔都塞以“保卫马克思”为理论目标,以结构主义为主要工具,既反对人道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批判一切“经验论”和“目的论”,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他的理论批判和理论建构,在历史观上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无主体的生产方式:社会基础论

在阿尔都塞看来,任何理论都是以某一个“总问

题”为基础,围绕着“总问题”而建构起来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因而,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实质,首先要认识和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础,即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总问题”是什么。

1.1 近代历史观以人性为基础

阿尔都塞认为,在近代,思想家们虽然具有不同的观点和思想,也形成了经验论和唯心主义不同的理论流派,但是,这些思想和观点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些不同流派共同特征是以人性为总问题。阿尔都塞明确指出:“以往的唯心主义哲学(资产阶级的哲学),其全部领域和阐述(认识论、历史观、政治经济学、伦理学和美学等等)都建立在人性(或人的本质)这个总问题的基础上。这个总问题在几个世纪里层级是个不证自明的原则,任何人都想不到对他提出异议,虽然这个总问题在其内部不断有所调整。这个总问题决不是含糊和松散的东西;相反,它是由精确的概念紧密结合而成的连贯的体系。它包括两个互为补充的假定:a)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人的本质;b)这个本质从属于‘孤立的个体’,而他们是人的真正主体。这两个假定是互为补充和不可分割的。然而,它们的存在和统一却是以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世界观为前提的。为了使

的本质具有普遍的属性,必须有具体的主体作为绝对已知数而存在:这就意味着主体的经验主义。为了使这些经验的个体成为人,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具有人的全部本质(即使不能在事实上,至少也要在法律上),这就意味着本质的唯心主义。由此可见,主体的经验主义和本质的唯心主义是相辅相成的。”^[1]因而可以说,人拥有一个本质,这个本质可以是类,也可以是个性,或者是人所期望的某个理想状态或其他,但这个本质必须是先在的——在历史或人类活动之前就有的,整个历史也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本质而存在的,而这其中的任何事物都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人的本质实现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一切经验论和唯心论的目的论坚持的总问题。

1.2 成年的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为基础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生下来并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而是由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决定的马克思。在他看来,“青年马克思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1],青年马克思还是“意识形态襁褓”内的马克思,是在黑格尔总问题和费尔巴哈总问题阵地内打转的马克思。直到1845年,马克思才开始超越意识形态,开始了“总问题”的“断裂”。通过这次“断裂”,马克思发现了“第三个伟大的大陆(历史学)”^[2]正式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科学大陆。因而,阿尔都塞认为,我们要准确把握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要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总问题”,就不能从1845年前的青年马克思入手,必须从1845年以后的成年马克思入手。

在成年马克思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马克思抛弃了“人道主义”的旧的总问题,“制定出建立在崭新概念基础上的历史理论和政治理论,这些概念是: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起最后决定作用以及其他特殊的决定因素等等。”^[1],而这一系列概念中最核心的是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问题式的基本要件”。^[2]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科学。历史是以不同生产方式为决定要素的社会形态随着生产方式的断裂而断裂的组合作过程。

1.3 生产方式是无主体的物的结合

既然生产方式才是历史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总问题,因而阿尔都塞对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阿尔都塞将生产方式分为劳动过程(生产)和劳动过程借以完成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劳动过程看。阿尔都塞认为,劳动过程指的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过程或者说劳动力作用于生产资料的过程。劳动过程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是劳动的自然物质性,这也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第一个论点,即“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3]所有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的观点都是人道主义的观点,都是天真地以为只凭借劳动就可以无中生有,而刻意忽视劳动力所作用的对象——自然界。第二是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中的支配地位。^[4]生产资料是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综合,决定着生产资料具有支配地位的就是劳动资料。因为劳动资料是劳动工具和劳动工具的使用方式,而劳动对象是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这些资源并不因为人类的存亡而改变,始终是客观存在的,而生产的发展是时刻进行着。又由于“‘劳动资料’可以确定经济生产过程中处于加工过程的外在自然物的‘被加工的方式’,所以它决定着生产方式,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分析(无论是经济还是历史)的基本范畴”。^[4]因此客观被动的劳动对象不可能成为生产的决定性因素,劳动者也不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劳动力作为劳动者的直接付出,看似由劳动者任意决定,但这种“决定”只是人道主义影响下的错觉,这种错觉没有看到劳动者并不是在任意使用自己的劳动力,劳动力是在生产关系的规定下使用的,即劳动力这列火车是在由生产和社会关系所规定的轨道内运行的。

从“劳动过程借以完成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看。阿尔都塞认为,生产关系“涉及的是体现为生产当事人和生产的物质资料之间关系的这些当事人之间关系的特殊形式。”^[4]并且“生产关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由生产过程中的人与物质要素的关系来规定的。”^[4]又因为生产的特点在于生产的物质性,包括使用工具的方式等问题。这表明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人与物的“结合”才是生产关系的重点。因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作为生产的两大要素,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处在分离状态下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将毫无意义,根本发挥不出生产的作用,即使存在也等于不存在,因此只有二者结合才可能发挥出生产所需要的作用和功能。这样,生产关系概念虽然包含着“劳动力、直接劳动者、主人或非直接劳动者、生产对象、生产工具”等多种要素^[4],但是只有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才是生产关系概念的核心所在,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的不同就是

区分不同生产关系的标准。因此“生产关系的结构决定生产当事人所占有的地位和所担负的职能,而生产当事人只有在他们是这些职能的‘承担者’的范围内才是这些地位的占有者。”^[4]在生产关系中,真正的主体并不是作为这些地位的占有者和承担着的“具体的个体”、“现实的个人”,而是这些职能和地位的规定者和分配者,即生产关系本身。通过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以及生产关系同样受生产方式等整个经济结构的结合支配确定了人是生产中的。

这样无论是从劳动过程看,还是从生产关系看,人都处于一个受支配者的地位,都不是一个能动的主体。因而,在阿尔都塞那里,生产方式只是一个无人的、无主体的物质要素的结合。

2 既与的复杂整体:社会结构论

以无主体的生产方式为基础,阿尔都塞探讨了社会的本质和特征。他既反对教条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也反对历史主义的实践决定论,提出自己的“多元决定论”历史观。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是广受理论界欢迎和认可的一个理论观点。但是,对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内涵,人们的认识还不太明确。从阿尔都塞的文本出发,本文认为,多元决定论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2.1 社会是异质的多元要素构成的复杂整体

历史是多元决定的,阿尔都塞自称是根据毛泽东的矛盾理论所提出的,其思想的最核心之处即为不平衡性。他认为,整个社会应该看做一个整体,但是,这个整体是不可拆分不可还原的,在这个整体中“矛盾是不能与社会结构分离”的。其中构成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等分别构成一个层次,或者说一个结构。这些不同的结构始终处在不平衡之中,即不同矛盾始终都处在互相碰撞、交流、融合的环境之中,并且最后出现一个支配性的矛盾,而这个支配性的矛盾也就是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的性质并不永远都是经济,可能是政治可能是文化也可能是其他)。因此阿尔都塞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矛盾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不平衡性’或‘多元决定性’。”^[1]

从多元要素出发,阿尔都塞提出社会不是一个简单的整体而是一个复杂整体。他认为,现实社会不可能由人的本质这一主体规定性所生成的,“我们在现实中永远遇不到单纯的简单性(不论是简单的本质或简单的范畴),而只是遇到复杂的、有结构的过程,只遇到存在和‘具体’。”^[1]也就是说在阿尔

都塞那里,我们始终只面临着现在的社会,并且这个现在的社会也始终是由不同的矛盾所构成的——多元统一体,不同矛盾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父与子的关系,更不存在可以还原为一个简单矛盾的多元统一体。

2.2 多元的社会要素是相互作用的

一方面,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以上层建筑的作用为前提。阿尔都塞认为,虽然人与物的结合方式是生产关系的核心要素,但是,要使这种结合方式得到保持和再生产,仅靠生产关系是不行的,还必须得到上层建筑的帮助。他认为“如果生产关系的结构规定着经济本身,那么,一定的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规定必然要通过社会的各个层次及其固有的联系的型式(即作用型式)的整体概念的规定才能够完成。”^[4]也就是说,上层建筑例如国家和法的作用都不是和生产关系以及具体的生产相分离的,整个生产中的所有环节都是相互关联的,都是不可拆分还原的,“生产关系把它所要求的上层建筑看做它自身存在的条件”。^[4]二者的实际关系应该是生产的进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时刻需要法的保护和协调,缺乏这些权利义务的理论,生产关系将无法良好地运转,尤其是无法进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同时,为了与所服务的生产关系良好配合,这些法的理论和形式也都是来源于具体生产的结合方式,即所有的法都是在模仿和复制生产关系。以法和国家为代表的上层建筑必然继承了结合方式是生产关系的核心这一特点,“现实存在的诸要素的某种结合形式必然包含着为使这种结合得到保证所必不可少的某种统治和从属的形式。”^[4]

一方面,上层建筑的作用依赖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对此,日本学者今村仁司认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是参考“马克思是把社会结构一方面作为诉讼的阶梯,另一方面作为地层的多层结构来理解的。”^[5]马克思把社会结构中矛盾的互相作用比作审判制度的诉讼过程来进行思考。“因此,这种诉讼的观点来说的话,就能够像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那样来思考构成社会阶层结构的经济、政治、社会的意识层等。下级法院的审判不能解决的,就上诉至上级法院进行审判,而上级法院仍不能解决,就上诉到最高法院进行终审。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经济基础就是这最高审判。”^[5]但并不是所有的审判都需要上诉到最高法院,很多审判只是在地方法院就已经审结生效了,这样又如何体现最高法院的基础作用呢,对此今村仁司解释道:“经济基础,只规定社

会结构的轨道。换句话说,经济基础在社会结构内部,决定诸现象上下左右变动的广度和深度,即规定现象运动的界限乃至境界线。与不同时代各自的社会结构相适应,虽然经济基础所规定的轨道乃至变动幅度的界限是不同的,担忧经济基础所设定的变动幅度的效能是不变的、普遍的。最终层次的效能,‘通过’诸层次或上层建筑矛盾水平的相互决定和转化乃至压缩,‘开辟自己的道路’(发挥自己的效能)。”^[5]

多元决定论的关键就在于“经济基础”的不在场的在场或不出现的出现。“经济基础”规定的只是一个幅度,并且这个经济基础大部分时间是隐性的,不可直观的。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的是诸种矛盾融合之后为什么会推动社会的改变,怎样改变,而具体的矛盾怎样爆发,是以什么形式爆发则不属于经济基础。通过法院的例子可知,虽然最高法院并不审理所有的案件,但最高法院所做出的判决以及关于法律适用的解释是应该被遵守的,因此普通法院所做出的判决是不可能完全脱离最高法院的,也就如同上层建筑的诸种矛盾融合之后不可能完全摆脱经济基础或反过来决定经济基础。

2.3 多元的复杂整体是既与的

社会是多元的、相互作用的复杂整体,那么,这个复杂的社会整体是怎么形成的?阿尔都塞认为,这个多元决定的结构体不是形成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既与性或现在性。他明确指出,“复杂过程始终是既与的复杂整体,无论在事实上或在原则上都谈不到把它们还原为原始简单过程的问题”。^[1]人们常说的,复杂过程是由简单过程产生的观点只是一个假象,事实上“简单范畴只存在于复杂的结构之中,简单范畴的普遍存在从不是原始存在,它只是在一个历史长过程的结尾,作为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而出现;因此,我们在现实中永远遇不到单纯的简单性(不论是简单的本质或简单的范畴),而只是遇到复杂的、有结构的过程,只遇到存在和‘具体’”^[1]

阿尔都塞认为所有关于社会结构的生成理论都是意识形态的、非科学的,因为这种理论的通常模式就是以现在的结构为结果逆向推导,即有了结果再去寻找结果的原因,这样就会陷入一个陷阱——我们不知不觉中承认了起源,起源在这个模式中被偷偷塞进了我们的理论。我们在无意识中被告知知识是从这些起源中而来,我们的精神和思维只是在起源中寻找和发掘而已,我们现有的社会结构是从最

原始的一个叫做元社会层次、元社会要素的种子成长起来的。这种“通过追寻从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就可能理解近代社会”,“从过去的封建制中寻求近代社会的‘起源’”的人,“犯了从起源说明生成这样的神话的错误”。^[5]

总之,在阿尔都塞看来,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作为整体,它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异质的、相互作用的:它不是生成的,也不是由人产生的,而是既与的、现存的。因而,社会是“一个既与的、有结构的复杂整体”。^[1]

3 无主体的过程:历史时代论

从无主体的生产方式出发,以多元决定论为基础,阿尔都塞探讨了社会的发展,明确提出“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观点。对阿尔都塞的这个观点,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3.1 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无目的的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

如果生产方式是一个排斥人的物的集合,社会结构是一个既与的多元的复杂整体,那么历史发展的动力源自何处呢?对此问题,阿尔都塞一方面批判了线性因果观和目的论因果观,一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结构因果观。

阿尔都塞认为,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把因果性归结为传递的、分析的作用”的线性因果观虽然看出部分与部分的因果关系却无法看到部分与整体的因果关系。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为了说明整体对它的各个要素作用”的目的论因果观,虽然成功地实现了将部分与总体相融合,但是却使得部分完全变成了总体的附庸,丧失了全部的独立性。可以说,这两种因果观分别解决了不同部分的因果关系和部分与整体的因果关系难题,但缺点在于解决这些问题是在牺牲别的解决可能性前提下完成的,线性因果观永远无法回答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目的论因果观干脆取消了部分与整体之别,使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成为不存在。而这两种因果观在阿尔都塞看来危害更大的还是目的论因果观。

阿尔都塞认为,要克服线性因果观和目的论因果观的错误,就应该坚持结构的作用决定结构存在的结构因果观。在他看来,如果社会整体是一个多元的复杂整体,那么,这个整体必定存在着主导结构和从属结构,而整体的“从属结构的要素由起支配作用因而起决定作用的结构决定”。^[4]而这种社会整体的“结构通过它的作用表现出来的存在方式,从而说

明了结构因果观”。因而,全部结构的存在在于它的作用,“结构只是它自己的要素的特殊的结构结合,除了结构的作用,它什么也不是”^[4],而矛盾就是主导结构的整体,因而,结构的作用决定结构存在的结构因果观,实际上强调的就是“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

如果说黑格尔的思辨历史观是目的论的历史观,他依靠人的本质推动历史的发展,那么阿尔都塞的历史观就是通过各种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推动历史的发展,即外向的历史动力变为内生的历史动力。但是在去除历史目的性的同时,历史也成为一个人无的过程、一个自动运转的、充满发条和零件的无声息的机器。

3.2 社会发展的过程是无主体的生产方式的“断裂”的“前进”

阿尔都塞认为,既然生产方式是历史的核心要素,是历史的基础,那么,在不同生产方式中,就有不同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也有不同结合方式,也有不同的上层建筑,也就有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因而,以生产方式为标准,就“能够‘划分历史时期’,使我们能够建立起历史概念”。^[4]

而生产方式,在阿尔都塞那里,是无主体和异质的。而以生产方式为基础和标准建立的历史过程并非“不是历史主义式的线性平滑发展过程”,^[2]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可能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或者说不可能有过去,过去“总是可被现在所同化的,因为它预先已被同化了。”“现在的过去无非是现在自身,过去无非是向现在揭示出人类发展的命运这条内在性法则。”^[1]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生产方式与旧的生产方式发生断裂(这可以从工业革命所带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看出),上层建筑必然与之断裂(因为上层建筑是依附于经济基础而无历史的),所谓的对过去“残余”的继承只不过是服务于现在社会整体结构的一部分,已经被现在的结构所同化而不存在过去与现在的线性同质式发展。

这样,相对于黑格尔那个同质的、分享同一理念的历史观,阿尔都塞眼中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一个奇特的充满了生产方式断裂的“前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社会形态之间既不是历史河流式的上下游关系,也不是生产方式“总问题”的积累,形成了一个非线性非积累而又“前进”的“逻辑悖论。”

3.3 马克思不是黑格尔式的李嘉图

学界一直存在一种观点:马克思所创立的新的

政治经济学只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将其黑格尔化、历史化和暂时化了。这种观点是颇具吸引力的,将马克思变成黑格尔化的李嘉图,既符合经验上的马克思继承和吸收了黑格尔与李嘉图合理观点的事实,又与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和必然灭亡的最后结论相吻合。但是在阿尔都塞看来,再无懈可击的歪曲也还是歪曲,这个设计巧妙的观点只是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又一件杰作。将黑格尔辩证法套入旧的政治经济学之后绝不会产生新的政治经济学,更不会产生马克思的历史观。

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历史观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同质的连续性和现实的同时代性”。^[4]“同质的连续性”是指历史在横向上的特征,即整个历史如果被看做是一条河流的话,这条河中其实只有一滴水,无论这条河是长江黄河还是山间细流。因此整个历史的全部事件和具体角色都只是一个本质分享和任意出现的过程。相应的,“现实的同时代性”指的就是历史在纵向上的特征,如果将历史看做是一个可以切割的物体,那么当我们切割之后,无论哪个位置出现的纵剖面都将是同样的,更确切地说是同类的。因此,黑格尔眼中的历史就变成了一种难以想象的本质的分享,一种在精神上而非现实中完成统一的思维过程,历史的基础是预先设定的所谓本质,而非经验存在的现实。而黑格尔的思辨性的历史观,只能够适用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它只能总结不能发现。

而实际上,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就超越了黑格尔,超越了近代历史观的总问题。因为当斯密和李嘉图在分析地租、利润和利息时,马克思分析的已经是剩余价值了。而剩余价值是对地租、利润、利息等概念的抽象,代表着一种新的总问题的出现。然而正是这个只是比利润概念多跨出一步的新概念的出现,宣告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到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阿尔都塞以无主体的生产方式为基础,已经建立了一个与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科学主义的历史观。虽然阿尔都塞的科学主义的历史观,并不限于上述内容,然而,生产方式理论、多元决定论、历史时代论则是其核心部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侧重于分析论述阿尔都塞自身的思想观点,建立阿尔都塞历史观的理论体系,而分析阿尔都塞的科学主义的历史观与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区别与联系,探究阿尔都塞历史观的贡献与缺陷,则是笔者接下来几篇文章的内容。

参考文献:

- [1]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M]. 顾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223, 44, 223, 213, 191, 189, 191, 187, 105.
- [2] 张一兵. 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 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279, 285, 268.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98.
- [4] 阿尔都塞, 巴里巴尔. 读资本论[M]. 李其庆, 冯文光,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155, 158, 159, 161, 159, 164, 159, 161, 159, 219, 220, 167, 114.
- [5] 今村仁司. 阿尔都塞: 认识论的断裂[M]. 牛建科,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238, 237, 128, 192,

On Basic Idea of Althusser's Conception of History

LIU Tian-xi, XI Ji-ra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Althusser i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scientific Marxism which is one of the two major schools of western Marxism.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elaborates the conception of history of Althusser with his texts as basi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guidance.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Althusser put forward and discussed such thought views that the foundation of society is the mode of production without subject, the society is a given multi-complex entirety and history is a process without subject and established a conception of history of scientism opposite to humanism Marxism with defending Marxism and criticizing all empiricism and finalism as theoretical objectives and structuralism as essential tool.

Key words: Althusser; conception of history; mode of production; no subject

(责任编辑: 张祖尧)